

书城琐记

九四老人顾廷龙



骆兆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书城琐记

沈从文著

（沈从文著）



书城琐记

骆兆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城琐记/骆兆平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25-2808-1

I. 书… II. 骆…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3265 号

书 城 琐 记

骆兆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75 插页 10 字数 190,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00

ISBN 7-5325-2808-1

G·193 定价:21.00 元

序

毛昭晰

书籍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中华文明史上，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中国人不但有读书爱书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出现过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积累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伴随着以“藏、用”为目的的书籍传抄、刊印、校讎、分类、编目、辑佚、保护等活动，又形成了校讎学、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等专学，以及书籍印刷、装帧、修复等专门技术，从而丰富了我国的藏书文化。

作为一种绵延数千年的藏书文化，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许多原因，在不同的时期，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南宋以来，我国藏书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以江、浙两省为最盛，浙东又是现存藏书楼最多的地方。

宁波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的《书城琐记》是关于浙东藏书文化研究的专著。所谓浙东，在地域上历来有大浙东、中浙东和小浙东之别，《书城琐记》记述范围包括宁波市及所属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宁海、余姚诸县。它是我国藏书文化发展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地区之一，在这 9365 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有事迹可考的藏书家就有 154 家。现存的藏书楼中已公布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黄氏五桂楼、徐氏水北阁、冯氏伏跗室。这些文保单位反映了明清至民国各个时期浙东藏书楼的历史风貌,使人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

《书城琐记》首先对宁波藏书与刻书的情况作了概述,然后重点记述了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楼郁、楼钥、王应麟、袁桷、黄宗羲、全祖望、姚燮、徐时栋等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们的藏书活动和学术成就,说明藏书对于学术研究是何等的重要。范氏天一阁、郑氏二老阁、黄氏五桂楼等藏书楼在建筑和藏书管理上独树一帜,藏书时间在一二百年以上,其中天一阁的历史已有 430 多年。至于现代的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更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寿镛的约园、李庆城的萱荫楼、杨容林的清防阁、孙家漕的蜗寄庐、冯贞群的伏跗室、朱鼎煦的别宥斋、张季言的樵斋等,藏书都极丰富。约园张寿镛先生,还刊刻了《四明丛书》,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藏书家把自己多年辛苦搜集的典籍先后捐献给国家,使其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并永久保存。这种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祖国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书城琐记》引述资料丰富,考证详明。如引证《南史》和《吴越备史》的记载,认为有史料记载的宁波最早藏书家,是南齐时余姚人虞和。五代时吴越国丞相慈溪人林鼎也是一位藏书家,“所聚图书,悉由手抄”。提出了宁波人藏书早于北宋的新见解。又如藏书家兼书法家丰坊的生卒年问题,卢氏抱经楼的建成时间问题,骆兆平先生均在查阅大量书刊后,根据直

接史料加以考定。即使是亲见亲闻的现代藏书家和藏书楼,也尽可能与有关文献核实后再作记述,力求做到言必有据,使读者得以了解人物和事件的真实面目。

天一阁早有“东浙藏书第一家”之称,也是我国古代藏书文化的代表。骆兆平先生曾写作出版过《天一阁丛谈》一书,他在《书城琐记》中仍以较多篇幅记述天一阁的历史和现状。读完全书,可以清楚地知道天一阁在藏书文化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目前有人争议的天一阁文化定位问题,如何保存天一阁原真性和文化特征问题,按照骆兆平先生的意见,应可迎刃而解。

我与骆兆平先生相识多年,他是浙江诸暨人,生于1934年,一生从事文化工作。初为绍兴鲁迅文化馆干部,后调浙江省文化局,从20岁开始一直在宁波工作,在天一阁的时间最长,至今已近40年了。数十年来,他埋头苦干,勤奋学习,可以说是当代学人中读天一阁藏书最多的一位。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仍不忘书海求索,写成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一书。此后又发表了其他许多论著,并多次获奖。国务院表彰他“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其传略载入《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世界名人录》等辞书。前几年,他两次辞“长”重学之举,更是令人感佩。在《书城琐记》即将出版之际,我祝贺他在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新成就,并撰此短文,把这本好书介绍给读者。

1999年冬于杭州弥陀山

目 次

序	毛昭晰 1
一郡书香,千秋佳话	1
宁波古刊本举要	12
东楼万卷架渠渠	21
碧沚深居史守之	26
王应麟书海勤汲古	30
学士桥旁清容居	35
丰坊家有万卷楼	40
海内长存天一阁	45
新见《天一阁书目》摘抄本校读记	62
天一阁藏书出版史上的盛举	69
重刊天一阁孤本纪闻	78
天一阁新抄印配补书籍记	90
偶得善本入阁记	100

天一阁新藏书目序	104
范大澈与卧云山房	108
黄宗羲与续钞堂	113
关于《黄梨洲先生留书》	121
《明文案》、《明文海》稿本述略	129
二老阁始末记	143
全祖望与双韭山房	150
卢址立志抱遗经	155
观抱经楼书日记	163
重访五桂楼	165
姚燮与大梅山馆	171
徐时栋三聚典籍	178
醉经阁与寄月楼遗事	184
充栋书藏墨海楼	189
董沛与六一山房	194
张寿镛与约园藏书	199
《四明丛书总目索引》叙	208
萱荫楼献书充公库	211
抹云楼聚书惠桑梓	217
不登大雅文库见闻	222
清防阁赠书目录前记	227
蜗寄庐赠书目录前记	229
伏跗室赠书目录前记	233
别宥斋藏书与赠书	239

樵斋赠书闻见记	246
薛楼藏书考	250
宁波历代藏书家补志	257
后记	271

一郡书香,千秋佳话

宁波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上以藏书和刊书为特征的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是藏书家辈出、藏书丰富的地区之一。现已公布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藏书楼,有明代的天一阁,清代的抱经楼、五桂楼、水北阁,和现代的伏跗室。遗存藏书楼之多,可谓全国之冠。丰厚的藏书文化,显示了宁波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藏书楼虽然逐渐消失了,但是作为知识载体的图书,又传到了新的藏书家手中,使藏书文化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因此我们研究地方藏书史,正是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地方文明发展的历史。

(一)

藏书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国的藏书文化有两千多年历史。国家藏书始于周代,据《史记》记载,老子(李耳)做过管理国家藏书的官员,称“藏室史”。以后历代都有政府藏书,并随着朝代的兴亡而聚散。隋唐以来,在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推动下,各地府、州、县多设立儒学。唐开元间始设书院,于是又有了

学校藏书。各地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一些道观、佛寺也有一定数量的道藏和释藏。然而民间藏书事业的主流却在于私人藏书。

私家藏书与私学的出现有关，它比官藏稍晚。孔子(孔丘)是儒家的创始者，他致力教育，相传有弟子三千人。孔子搜集整理过《诗》、《书》等古代文献，他是我国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孔安国《尚书序》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后来汉景帝之子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发现了这批藏书。《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是战国时的学者，知识渊博，善辩，多方术，“学富五车”的典故即出于此。那时以竹简为册，卷帙繁重，收藏不易。《韩非子·喻老篇》中也曾提到一位名叫徐冯的人，他见王寿负书而行，便对王寿说过“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的话。文中不仅已经出现“藏书”一词，而且也反映出战国时期藏书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汉代学者多有藏书，著名的有刘向、刘歆、班固、扬雄、蔡邕等。那时除竹书之外，多为帛书。史称刘向校书，先写于竹简，改易定稿，再写于缣帛。只是简重帛贵，难以普及。如思想家王充家贫无书，游洛阳时曾在书肆阅书；归里(浙江上虞)后著《论衡》八十五篇。《论衡》一书，中土无有传者。蔡邕入吴，王朗任会稽太守，两人才分别得之。汉代发明造纸，但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至汉末，用纸抄书才逐渐推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起，图书毁坏严重，私人藏书十分艰难。但藏书家仍不乏其人，如蜀长史向朗，潜心典籍，藏书多自校。西晋时，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求读者百余人。张华藏书甚富，搬家时载书三十乘。南朝的沈约，

历官宋、齐、梁三代，藏书二万卷以上。梁时任昉，聚书万余卷，多藏异本。

唐代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藏书事业勃兴。据现有资料，唐代著作图书在三千种以上，有私人藏书六十余家。唐代建都长安，藏书家多集中在陕西，其次是河北、河南。著名的有元行冲、李泌、白居易、柳玭等。元行冲在开元间曾奉诏整理国家藏书，编成《群书四部录》，为当时大儒，外出时常载书数车自随。李泌位至宰相，封邕侯，韩愈有诗云：“邕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白居易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在诗中说：“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柳玭家三世藏书，其父柳仲郢已有书万卷。所藏副本，一本镇库，一本随行披览，一本给子孙辈阅读。

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唐末刻书范围已相当广泛，有佛经、阴阳、杂记、字书、小学读物等，但当时大多数著作仍靠手工抄写。至五代时的后唐长兴三年(932)始大规模刻印儒家经典，共化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刻成《九经》。至宋代，雕版印书成风，藏书成为士大夫的一种时尚。南宋建都临安，藏书中心也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宋末元初，连年战乱，图籍破坏严重，元代政治稳定后，藏书事业始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清两代藏书家多集中在江苏、浙江一带。明代藏书家比宋代多，有的还兼出版家，如明末毛晋的汲古阁，刊刻书籍多达六百种。清代除传统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外，还采用了石印和铅字排印，书籍广泛流通，藏书家激增，其数量超过以往历代藏书家的总和。清末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这四大藏书楼的藏书，分别有十余万卷

至二十二万卷。

清光绪年间,学者叶昌炽对我国历代藏书家事迹作了系统研究,采录正史及稗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中有关藏书家故实,撰成《藏书纪事诗》七卷,列举五代至清末藏书家一千一百余家,其中宁波藏书家十四家。此后,民国《鄞县通志》继承了清代《常昭合志稿》首创在地方志中单列藏书家条目的优良传统,记载鄞县历代藏书家五十七家。在此基础上,《宁波图书馆志》又增录了宁波市今属各县(市)的藏书家,合计一百三家。近来,经笔者进一步查考,又在相同范围内补录五十一家。这样,除文献记述过略、事迹不明者外,宁波籍藏书家与外籍人士在宁波的藏书家共有一百五十四家,足以证明宁波为我国藏书家众多的地区之一。

(二)

宁波人藏书事迹可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南北朝的南齐时。在唐朝人纂修的《南史》中,已记载了余姚人虞和藏书爱书的故事:“和位中书郎廷尉。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①“舒被覆书”是虞和保护图书的一种藏书行为。这件事也反映出当时所聚之书已有一定数量,移动不便,才需要那样做。宋朝人撰写的《吴越备史》,又记载了五代时吴越国丞相慈溪人林鼎读书藏书的故事。林鼎“夜读书,必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林鼎卒于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距今也有一千多年了。

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滨临东海。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置明州。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州治从小溪迁至今三江口。这里是奉化江、余姚江、甬江的会流处，水路交通便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升明州为庆元府。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为庆元路。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始称宁波府。宁波自唐宋以来，即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并逐渐成为浙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宁波府城即鄞县县城，为人文荟萃之地。清初史学家万斯同《鄮西竹枝词》中说：“浙江东渡是宁波，人物由来此地多。”“田家有子皆知学，仕族何人不绩麻。”这里古称鄮县，五代时改鄮为鄞，经济繁荣。诗人李邕嗣《鄮东竹枝词》也说：“鄮地原因贸易名，灵桥彻夜有人行。虽然岁得鱼盐利，不废桑麻本业耕。”宁波的藏书家也大多在鄞县。

北宋庆历年间，王安石任鄞县令，修水利，兴学校，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其时著名学者有王致、杨适、杜醇、楼郁、王说，人称庆历五先生。他们“以道德、文行师表后进，或授业乡校，或讲道闾塾，衣冠文献，益盛以大”^②。其中楼郁又是宁波最早藏书达万卷的藏书家。楼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县，卜居城南，受王安石之请掌教县庠，数年后又教授郡学，前后三十余年。登皇祐五年(1053)进士，曾任庐江主簿等职，以“禄不及亲”致仕。在月湖松岛讲学“好书不倦，家藏仅万卷，而手抄居半”^③。除楼郁外，北宋时的藏书家还有陈谧和王瓘等人。陈谧字康公，博学教授乡里，嘉祐八年(1063)进士，曾任华亭知县，亦喜藏书，卒后舒亶作挽章，有“尘埃满匣空鸣剑，风雨归舟只载书”之句。藏书子孙相承，其孙陈曦写过藏书记^④。王瓘是庆历五先生之一王说的长子，登元丰五年(1082)进士，“喜藏书，以文称。”^⑤

南宋时,世家大族聚居城内。袁桷说:“吾乡盛时,比屋皆故家大官。”^⑥藏书家始建造专用的藏书楼。曾任资政殿大学士的赵彥逾,在城内建三层楼,中层藏书三万卷。楼钥登临后有诗云:“危楼杰立潭府雄,仰望惊瞿何穹窿。擎以八柱真良工,恍如木天移海东。扶栏三级横复纵,八窗交映光玲珑。更上一层迥不同,历览万象俱空濛。……”在当时,书楼是突起的高层建筑,登楼四望,“城郭市井聚蚁蜂,烟树高低知几丛”,俨然成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宋代宁波藏书家中,藏书数量最多的要数王正己的酌古堂。王正己字正之,自力于学,初为丰城主簿,以秘阁修撰致仕。性嗜书史,楼钥先在《朝议大夫秘阁修撰致仕王公墓志铭》一文中称其“藏书至二万卷,手抄为多”。后来,又在《酌古堂文集序》中说王正己“自少至老聚书六万余卷,多自雠校,为之目甚详。名堂以酌古,鼎彝古刻分列其下”。楼钥少王正己十九岁,两人为忘年交,楼钥说王正己“实钥之姑之夫也”,常“笑语至通夕”,对酌古堂藏书当十分了解。所以“聚书六万卷”,可视为对前文的补正。

宁波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在宋代还有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人称“藏书之富,南楼北史”^⑦。宋末又有王应麟的汲古堂。元代有袁桷的清容居。明代有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范大澈的卧云山房。清代有黄宗羲的续钞堂,郑性的二老阁,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的抱经楼,黄澄量的五桂楼,姚燮的大梅山馆,徐时栋的烟屿楼,冯云濠的醉经阁,蔡鸿鉴的墨海楼,董沛的六一山房。民国以来有李庆城的萱荫楼,张寿镛的约园,秦润卿的抹云楼,马廉的不登大雅堂,冯贞群的伏跗室,朱鼎煦的别宥斋,杨容林的清防阁,孙家漕的蜗

寄庐,张季言的樵斋。

藏书活动包括书籍的购置、抄补、保管、校雠、编目、辑佚、出版等。藏书家们在进行藏书实践活动的同时,也发展了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辑佚学、图书分类学等专学,丰富了藏书理论。宁波藏书家著述中,现存最早的目录学专著是南宋高似孙的《子略》和《史略》。高似孙字续古,宋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博雅好古,与其父二代藏书。《子略》四卷,论述宋以前诸子三十八家,作题识三十六篇。《四库全书》只著录《子略》,至清光绪间,杨守敬在日本见到“《史略》六卷,宋槧原本”^⑧,此书“仍依刘向七录法,各汇其书而品其旨意”^⑨。另据《四库全书总目》中高似孙《纬略》一书提要,高似孙还撰有《经略》和《集略》。这二种约为经部和集部书的提要及考证之作,惜早已亡佚。继高似孙之后,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元袁桷的《袁氏旧书目》、《袁氏新书目》以及明清时期的各家书目等,都是藏书专学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宁波藏书家中有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也有全国著名的大学问家。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成果,无不与藏书有关。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和全祖望,他们本身就是著名的藏书家,除了自己收藏必要的图书资料外,还到范氏天一阁等藏书楼中阅读未见之书。可以说,宁波的大多数藏书家在积累和保存文献的同时,还利用藏书进行学术研究,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

(三)

学校藏书主要有儒学藏书和书院藏书。唐宋以来,宁波